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六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二，明說經緣者，一切經首，說時方人等，皆是緣起。

在這個第二，就是啊，說這個緣了。前邊是說的因，現在是要說的這個緣。

這個經的「一切經首」：就是經的前邊，在經的一開始，這叫首。「說時方人等」：這個時，就是一個時成就；方，就是地方成就，就是那個處成就；人，就是啊，也可以說是啊，主成就；也可以說是啊，眾成就；因為佛也是人修成的，聽眾也是一些個人在那聽。所以呀，「皆是緣起」：這都是啊，有這種的緣，而生起呀，這種的教。

今有十緣：一、依時；二、依處；三、依主；四、依三昧；五、依現相；六、依說者；七、依聽者；八、依德本；九、依請者；十、依加者。

現在啊，講這十種緣的題目，這是先先呢，講一講這個題目。「今有十緣」：

現在啊，總起來舉出來啊，有十種的緣，這十種的緣呢，都是說這個《大

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第一種緣，就是「依時」：要有時的緣。若沒有一個相當的時間，那就沒有法子啊，說經了。

「二、依處」：第二啊，要有一個處所，來呀，講經說法，要有這個處的緣；若沒有一個地方，你怎麼可以講經說法呢？

「三、依主」：第三的緣，又要啊，有主；若沒有一個說法主，啊，也就沒有人說這個經典，要有主的緣。

「第四、要依三昧」：三昧啊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正受」，又叫「正定」。要依據這個正定啊，這種的因緣。

「第五、依現相」：現相啊，好像佛現千丈盧舍那身來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這現相。

「第六、依說者」：這個依說者，和那個主啊，本來是主也是說者；那麼這說者呢，就是這一部經有其他人呢，有其他的菩薩，他說啊，善知識啊，

也有說的，這要有一種的緣。

「七、依聽者」：那麼你有人說法，若沒有人聽，這個法也不圓滿，所以又要有聽者的緣。

「第八呢、依德本」：雖然有聽者、有說者，你說法這個人若沒有德本，沒有德行，沒有道德，這個緣呢，也不具足。

「九、依請者」：也有這個人說，也有人聽，這個法又要有請法，若沒有人請法，啊，這個緣也不具足，所以又要有請法；請者，就是請法，請法者。

「十、依加者」：這個加者呢，就是加被者。啊，或者佛呀，放光加被這在法會的這個大眾；或者十方佛放光啊，加被這在法會大眾，所以這加者，又要有加被者這個這種的緣。

今初、依時。夫心冥至道，則渾一古今；法界無生，本亡時分。下經偈云：
如來得菩提，實不繫於日。

這現在呀，先說這個時，講起這個時啊，本來沒有一定的時，就因為眾生啊，有所執著，所以呀，才啊，執著這一個「時」。現在第一個，是啊，說這個「依時」這個道理。

「夫心冥至道」：人這個心呢，和這個至道是相契合的；冥啊，就是契合；冥契呀，這個至道。為什麼我們要修道呢？因為我們這個本有的智慧沒有丟；只要啊，你一念呢，體極了，便契佛家。你這「一念清淨，就是一念佛；念念清淨，就是念念佛」。所以這說這個夫心冥至道，冥啊，就是和這個至道啊，相合，至道也就是這個覺。

「則渾一古今」：則渾一古今呢，就是古也就是今，今也就是古，古今無二。在眾生啊，的執著心來說，啊，有古、有今；你若是明白這個至道了，啊，也沒有古，也沒有今，根本就沒有一個時候。

啊，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這三心了不可得，這就叫啊，渾一古今了。渾一古今，古今分不開了，沒有法子分開。

因為啊，什麼呢？「法界無生」：在這個法界也無生無滅；既然無生無滅，

所以說，「本亡時分」：沒有什麼時候；它不生也不滅，所以這個也沒有時候。前邊不講過，啊，「縮無量劫為一念，伸一念為無量劫」，這無量劫和一念，也沒有長，也沒有短。所以有長有短，有多有少，就是眾生的分別執著心，而有啊，這麼多的分別。

「下經偈云」：在啊，等到講到經上啊，在講到經裏邊那個文呢，偈裏邊又說了，說「如來得菩提」：那個經上說啊，如來得菩提道啊，得這個菩提覺到啊，「實不繫於日」：實實在在的不是在某一個時候來成的，沒有哪一天呢，說是佛成道的時候，實不繫於日。因為在這個眾生啊，分別心上有哪一天成佛啊，啊，哪一天佛入涅槃。

在這個你若心冥至道了，心裏呀，你的這個真心，和至道啊，契合了；所以那時候，就是長也不長，短也不短，古也不古，今也不今了。所以因為這樣子，所以說實不繫於日，不是說一定有什麼一個時候。

這個呢，這清涼國師他啊，這個說這《華嚴經》的道理呀，這種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呀，說實不繫於日。

這個佛法呢，就是破眾生的執著，你若把執著沒有了，啊，這個法也沒有了。你**因為有執著，才有法，這個法就是破執的**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你過海之後啊，就不需要再坐船了，這個法就好像一個船似的；你不能說我過了海，過了，把這海過了，我把這個船揹到身上，揹著船走，不能這樣！

所以說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啊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就是是法也要放下！啊，你把執著沒有了，你若真是啊，把時候也忘了，也無古，也無今；啊，你能這樣子，那法就沒有了，不用法了。你現在不能到這個程度上，所以呀，啊，要破這個執著。我們一切一切都是有所執著；若沒有執著了，啊，那真是啊，妙到極點了！

況無涯之說，念劫圓融哉？今以無時之時，略顯十重時別：初、唯一念；二、盡七日；三、徧三際；四、攝同類劫；五、收異類劫；六、以念攝劫；七、劫念重收；八、異類界時；九、彼此相入；十、以本收末。謂以非劫為劫故，

「況無涯之說」：況啊，何況；何況啊，無涯之說，無涯，就是沒有邊涯，

也沒有一個停止的時候。上無古，下無今，啊，那麼沒有一個窮盡的時候，這叫無涯之說。說什麼呢？就說這《華嚴經》。啊，「念劫圓融哉」：念，就是一念；劫，就是一個大劫；圓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圓融無礙。這種的妙法是啊，圓融無礙不可思議的。

這一念，就是無量劫；無量劫，也就是一念。在這一念中，啊，所以呀，為什麼一念為無量劫呢？圓融無礙。為什麼無量劫又為一念呢？也是圓融無礙。沒有啊，障礙，是不可思議的；這種境界，不是普通凡夫所可知道的。那麼現在不過啊，就說一說，真能領會這個意思的，那就是，啊，不是平常人，是非常之人。

非常人，講起非常人呢，我想起來一個笑話。什麼笑話呢？這一個瞎子，一個駝子，又有一個駝背；駝背呀，就是駝背懂不懂？就是這麼樣子，駝背。那麼這三個人呢，都要坐上位，誰都要坐第一位。坐第一位，就是大位，想坐這個大位。想要做大位，怎麼樣坐法呢？說我們三個人呢，看一個人說，說一個大，大的意思，看看誰說的大，誰就坐上位！

這個瞎子就說了，說我呀，我是一個目中無人的人，我應該坐上位！他目中無人，誰他也看不起，根本他沒有眼睛，怎會有人呢！啊，所以呀，那

麼又這說我是目中無人的人，我應該坐這個大位。

啊，那個駝子又說了，說我呀，我是一個非常的人！非常的人，我不常，我非常人，我應該坐上位！這個駝子就說了，這個駝背就說，說我呀，我說你們都是姪輩；姪輩，就是晚輩；這個姪輩，就是姪子；姪子，就是好像這個哥哥的兒子，叫自己叫叔叔，那麼這個叫姪子，說你們都是姪輩。姪輩呢，本來他這個「直背」，就說腰背直的；但是他不是用這個直的這個「直」，用姪子的「姪」。姪子的姪，就是晚輩，你們都是晚輩，我應該坐上座。

那麼這個這講起非常的人來，那麼非常的人，能知道啊，這個非常的道理。所以古人說過，說非常的人，才能做非常的事，立非常的功，非常。那麼這一部經啊，《華嚴經》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在常寂光裏邊，常常演說《大華嚴經》，沒有一個任何的時候他停止的，所以這《華嚴經》啊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無初無後；啊，它初，又可以作後；後，又可以作初，啊，這互相圓融無礙的。

「今以無時之時」：現在啊，用這個沒有一定時候這個時，啊，「略顯十重特別」：略略的，啊，顯出來這個有十重啊，這個時候的分別。

「初、唯一念」：第一個，就是一念，這也是個時候。

「第二、盡七日」：這個盡七日啊，也就是一坐，坐了七天；這七天，也好像一念似的；啊，這七天也好像一念。

不單七天一念，「第三呢，是徧三際」：三際，就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都徧了，徧三際。

「四、攝同類劫」：攝同類劫，就是長的劫，和長的，啊，在一起；短的劫，在短的，在一起。

「五、收異類劫」：啊，這收異類劫，就是長短互相攝，啊，互相收；長的劫又可以變短了；短劫又可以變長劫了，也沒有長，也沒有短。

「六、以念攝劫」：六，在這一念裏邊就攝無量劫，無量劫也就是一念。

「七、劫念重收」：第七呀，劫呢，你說它一念，還有劫；那麼你說它是劫呢，還不離一念；重收，啊，重複啊，互相收，這種境界。

「八、異類界時」：八呀，好像那個一切的異類，和這個劫啊，不同的；不同啊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樹的形，江河的形，那個無邊異類的，這個樹形，江河形都能啊，互相攝入，所以異類界時。

「九、彼此相入」：彼，就是其它；此，是自己，彼此互相啊，都相入。

「十、以本收末」：第十呢，是以這個本就能攝到末，又以末又可以攝本，也是互相攝的。所以呀，這叫啊，**不時之時**。

啊，這個是啊，所說的「以非劫為劫故」：你說它是劫，又不是劫；你說它是時，又不是時。**在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境界，也沒有劫，也沒有時，也沒有一定的這個念**。所以呀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，你都是沒有法子可想它這個道理的，這種妙的境界。

Door1-047-034

於前十時，恒演此經。又此十種，隨一圓收。依此說時，則無始終；亦隨見聞，說初成等，如前法爾中辨。

「於前十時，恒演此經」：在前邊所說這個十種的時啊，十種的不定時，時既不定，所以啊，在這個不定時裏邊呢，常常演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「又此十種，隨一圓收」：又啊，前邊所說這十種的時啊，隨一，就每一個時啊，都是啊，啊，圓融無礙的；所以呀，這圓收，就是圓教啊，來收。

啊，「依此說時，則無始終」：依照前邊所說這十種時啊，也沒有一個開始，也沒有一個終了；也沒有古，也沒有今；啊，這個時啊，以這個時來說《華嚴經》。「亦隨見聞，說初成等」：那麼雖然說沒有時啊，但是啊，隨著這眾生的見聞，凡夫的見聞，來說初成正覺，啊，那麼初發心便成正覺，這個等等的這個說法。「如前法爾中辨」：好像前邊呢，所說那個法爾啊，那個裏頭所說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若依此時，則迴異餘教；而餘教時，不出於此。或說三七、六七等，隨見聞故，廣如旨歸。

「若依此時」：假設要依照前邊這十個時候，「則迴異餘教」：則迴然呢，和它的教不同。這個其它教都有一定的，那麼這一種教啊，是頓教，沒有一定的。「而餘教時」：但是啊，雖然不同於教，可是包括著其它的這

個教，所以呀，其它的教也「不出於此」：也都啊，不超過這個時候。

「或說」：或者有一個人就說了，說這個有「三七」：三、七，二十一天，這不也是個時候嗎！或者有「六七」：六、七，四十二天，「等」：這不也是時候嗎！啊，這「隨見聞故」：都是啊，隨著眾生的所見所聞，才有這麼一個三七、六七等，等等的這個時候。「廣如旨歸」：要是想詳細研究這個道理的話，就啊，看一看這個**華嚴旨歸**，華嚴旨歸呀，上邊說的很詳細的。

禮拜六是護法韋馱菩薩的生日，大家要拜拜護法韋馱。若有時間的人呢，都來隨喜這個法會，做一個護法。這個護法韋馱啊，講經講這麼多這麼長的時間，有的人呢，或者會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？那麼這韋馱兩個字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呢，叫「明智」，又叫「明利」(明，就是明白的明；智，就智慧的智；明利，也是明白的明，利益的利；不是人名字的那個名，利益的利，是明白的明)；要明白這個利益。是誰呢？是韋馱菩薩，他明白利益眾生，他有智慧，有很聰明的來利益，聰明有智慧來呀，護持佛教；不是很愚癡的，啊，做的事情，啊，顛顛倒倒的，啊，學了，學佛法學了很久了，啊，我還那麼顛倒。這韋馱菩薩他七世是童子身，所以發願做護法韋馱。

那麼今天講到這個處，前邊講到一個時。你們各位還記得這個華嚴經，講了有多少處？有多少會？有人記得快一點講出來！

第二、依處者，夫智窮真際，能所兩亡；假說依真，而非國土。

前邊是講這個時，這個時是無時之時；那麼這個處呢，也是非處之處，不是處的處。說不是處，怎麼又有個處呢？非處之處這是個什麼道理？第二處，因為這個講「時」，和講「處」，也就是啊，根據這個六種成就；第一信成就、第二聞成就。那麼現在講啊，這個《華嚴經》，在這個疏文上啊，沒有講這個信成就，和聞成就；就講這個時成就，和處成就。那麼「時」，既然沒有一個時候；「處」，也就沒有一個處了；非時之時，這非處之處。

怎麼說呢？「夫智窮真際呀」：這個智慧；窮真際，窮，就是沒有了；真際，真際就是那個真際的理體；也就是那個體極，一念便契佛家，這叫啊，智窮真際。講來講去，這個名義，名字是換了，那個意思還是一樣的。智窮真際，也就是啊，你明白那個如來藏，如來藏性，叫智窮真際。

什麼是如來藏性？就是一切眾生自性所隱藏的如來功德。你既然明白智窮

實際了，這個道理了，所以，啊，「能所兩亡」：也沒有一個能窮，也沒有一個所窮，能所兩亡；因為你有個能，有個所，這樣還沒有到實際上；到這個實際上，啊，能所兩亡，兩亡，沒有了；這時候，就是所謂「得一萬事畢」。

你沒有得到「一」，就有很多麻煩；這麻煩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沒有得到「一」那來的，所以你就有了麻煩了。你若得到「一」了呢，什麼麻煩都沒有了；啊，「內無我，外無人，遠無物」，啊，也沒有我，也沒有人了，也沒有物了，你說這是個什麼？所以把能所都沒有了。沒有能就也沒有所，能所兩亡。

啊，所以呀，「假說依真」：假說，這個假說呀，就是個方便說。方便說，又有一個真；這個真呢，也就是個處；這個真，也就說的這個處，依真，依處，假說依真。啊，「而非國土」：可不是啊，有一個國土，啊，有一個地方。那麼這個呢，《華嚴經》，和其它的經典不同；其它經典，都是在這個娑婆世界說的。啊，那麼《華嚴經》呢，是在這個華藏世界說的，華藏世界海說的《華嚴經》。

所以華藏世界海，這是淨；娑婆世界，就是穢。那麼雖然說在華藏世界說

這個《華嚴經》，而沒有離開這個娑婆世界；所以呀，非淨、非穢；不是淨土，也不是穢土，離開這個淨了和穢。所以這叫啊，假說依真，而非國土。

Door1-048-035

況剎塵即入，染淨參融；圓滿教之普周，難以分其處別。

「況」：就是何況，「剎塵即入」：就是前邊所講的這一粒微塵，可以呀，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都藏到這一粒微塵裏邊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怎麼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呢？你若想知道三千大千世界，怎麼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你要先知道怎麼不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；你若明白怎麼不可以放到裏邊，你就明白怎麼可以放到裏邊了。

因為你不能放到裏邊，你還不明白呢，你怎麼可以明白能放到裏邊呢？所以剎塵即入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一粒微塵又可以放到三千大千世界裏邊。三千大千世界放在一粒微塵裏邊也沒有小，這三千大千世界；那麼一粒微塵放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，這一粒微塵也沒有大；這是無大、無小，無內外。

那個我們現在啊，把一粒微塵放到一粒微塵那個地方，三千大千世界放到三千大千世界那個地方，啊，不要弄亂了！弄亂了，啊，有的人就打妄想，說，哎，這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大，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那三千大千世界那個人不都憋死了嗎？啊，都沒有地方喘氣了嗎？唉，你的心太慈悲了，啊，為這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來憂愁，一定啊，你很快會成佛的。

那麼「染淨參融」：就是方才我說的，娑婆世界是染土，華藏世界是淨土。那麼佛說這《華嚴經》啊，是在華藏世界，金剛為地，那個地完全都是鑽石的，金剛鑽，鑽石這個地。這個華藏世界六種震動，那麼說一定釋迦牟尼佛離開這個娑婆世界，沒有離開，還是在這個娑婆世界。即娑婆，即華藏；即華藏，即娑婆；這叫啊，染淨參融，染淨啊，這麼參到一起，參融，這就非染非淨，染淨參融。

前邊那個教，說是啊，沒有能，沒有所，那是屬於啊，實教，和頓教，它還就沒有能所。現在呢，「圓滿教之普周」：這是圓教了，圓滿大教、圓滿修多羅、圓滿Dharma，圓滿的大教，沒有再比這個大的了。所以下邊說，「難以分其處別呀」：怎麼可以說它有一個地方呢？啊，你若說有一個地方，你就不圓了，所以就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。

沒有一個地方，就是無在、無不在、無所不在，這說《華嚴經》，盡虛空徧法界，都是講《華嚴經》的道場。佛呀，在前邊所講那個十個時啊，常說此經，啊，恒演此經，常常的演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；啊，你聽到一個字，已經是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了。

然真非事外，不壞所依。以上無時之時，徧此非處之處。

在前邊講啊，這個圓教是周徧法界的，所以呀，沒有法子來分別出來它的處別，處所，特別的一個處所。

現在又說「然真非事外」：這個真法呀，一真法界，並不是離開這個事的外邊，而有一個一真法界。所以說「不壞所依」：這個所依，就是個處。雖然說沒有處，也是不能把這個處啊，壞了。為什麼說沒有處？因為它啊，徧一切處，所以呀，沒有一個一定的處所，並不是把這個處就破壞了而沒有處，所以說不壞所依，所依也就是個處。

「以上無時之時」：沒有一個一定的時候這個「時」，「徧此非處之處啊」：也呀，周徧這個沒有一定的處所的「處」，所以呀，這叫圓融無礙的法門。

無礙圓融時處，時不礙處，處不礙時；時也徧一切處，處也徧一切時，所以呀，時處是互相無礙的。

Door1-049-036

然有言：此經在穢土說，居摩竭等故；有云：處淨土說，在華藏故；有云：如實義者，二種身土無定異處，即於一處，見聞異故。

這是啊，清涼大師設出這個問答，來呀，講這《華嚴經》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說的；是啊，在表面上說是有這個七處九會；在人間呢，說了三次；在天上啊，說了四次。

所以他說「然有言：此經在穢土說」：有的人呢，就說了，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，也是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啊，這穢土啊，所說的經典。什麼道理呢？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啊，「居摩竭等故」：因為啊，是在摩竭提國那說的，就是在印度摩竭提國那個地方說的《華嚴經》，菩提樹下。

「有云：處淨土說，在華藏故」：又有一個人說了，說不是的！這《華嚴經》啊，絕對不是在這個穢土所說的。為什麼呢？啊，他一定是在淨土所

說的，啊，他是啊，在這華藏世界，哎，所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那個華藏世界，啊，六種震動，金剛為地；啊，所以呀，和這個穢土完全都不同這個境界嘛！這不是在這個穢土所說的，我說是在淨土所說的。這兩個人呢，就辯論起來。啊，兩個人呢，啊，一個人說是在淨土，一個人就說在穢土，這互相來就辯論起來。

又有一個人又說了，說啊，說，「有云：如實義者」：說這個像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呀，這是如實義者，如實而說的。啊，如來呀，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，所以呀，現在依照這個如實義而說。啊，「二種身土無定異處」：這個也可以說是淨土，也可以說是穢土。他啊，娑婆對著華藏世界，啊，這就是說的穢土；華藏對著娑婆世界而說這個經典，這就說是淨土。

這個穢淨二土啊，這是因人而見；有的人呢，就見淨土；有的人呢，就見穢土了；這沒有一定的；所以二種身土，啊，無定異處，沒有一定的，是因人而別。「即於一處，見聞異故」：就是在這一個地方，他所見所聞呢，不同而已，見聞呢，是兩樣的。在這一個地方，有的人就見著是穢土，有的人呢，就見到是淨土。見到淨土而說的，就見到華藏世界；見到穢土而說的，就見到娑婆世界；所以呀，這是因人的根性，而所見不同。

為什麼就在這一個地方就可以見兩種的身土？這種的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也就是啊，這個凡夫和聖人所見的各有不同；也就是啊，這個凡夫的肉眼，和呀，得到啊，清淨的法眼，所見的也不同。得到清淨法眼的人，就在這娑婆世界，就可以呀，看見華藏世界海。

若凡夫二乘的人，就是啊，僅僅見到這個娑婆世界，是土木金石所造成的，這凡夫的肉眼。得到清淨的法眼，是即穢而淨，就在這個穢土上啊，就可以看見呢，這華藏世界的淨土。那麼是不是這個穢土變了呢？沒有，也沒有變。

那麼凡夫的肉眼，看見華藏世界這個淨土，也就和這個穢土一樣的。也不是這個華藏世界變了，變成這穢土呢？不是的。這就是啊，因眾生的根性而所見不同。你看這個我們人看見的這個水是水；那鬼呢，見到這個水就變成火；天人看見這個水呢，就是琉璃；所以這個所見不同的。

好像我們這個講堂，有的人在這啊，聽經，就見光見華，見到有種種啊，殊勝的境界；有的人呢，在這聽經，也就是聽經；啊，看這個法堂啊，也就有幾位佛像；啊，有這麼多人在這聽經。若開清淨法眼的人呢，就不同

了，啊！見到十方諸佛、十方的菩薩都在這擁護這個道場，擁護這個法會，一切的天龍八部、護法善神，啊，在這莊嚴道場，所見的境界不同。

啊，前幾天，啊，這果地就問我，這個善財童子來幹什麼來？我說他到這來布施來。所以呀，啊，那麼他就把他一雙鞋拿出來就供養廟上，哈，他就要做善財童子。我說這個善財童子怎麼變成這個銀的色呢？啊，這什麼道理？我說大約他是有銀子來布施，算是這麼回事，我說的不知道是對不對？那個或者果地可以加以詳細的解釋。

上之三義，後一近宗。然說此經處，淨穢無礙，通局交徹，各二四句。

「上之三義，後一近宗」：就是前邊呢，所說這個有說是在淨土，有說是穢土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的；又有說呀，即淨而穢，即穢而淨，淨穢呀，不二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的。在後邊呢，這個說法呀，宗門所說的道理呀，很相近。

「然說此經處」：可是啊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個處所呀，是「淨穢無礙」：淨不礙穢，穢不礙淨，淨穢是無礙。啊，你這個根機清淨的人，就看見呢，是淨土；根機呀，稍微差一點的人，就看見呢，是穢土。所以呀，說啊，

「通局交徹呀」：通也不礙局，局也不礙通。通，就是在這個穢土，而通於淨土；局，就是啊，或者單局到淨土，或者單局到啊，穢土；可是這通局交徹，啊，彼此啊，互相無礙的。啊，「各二四句」：每一種啊，有兩個四句，有兩種四句來說明了它。

初淨穢中，謂或唯染，或唯淨，如前二義；或俱華藏內娑婆故；或泯染淨相盡，同一法界故。

現在這一段文就說各二四句，有兩個四句。現在是第一個四句。第一個四句說，染淨中，「初染淨中」：或者是染，或者是淨，這兩個這個意思。

「謂或唯染」：有的人呢，就說，單獨就是一個染，就是娑婆世界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「或唯淨」：或者說是啊，單獨的說的是華藏世界，在淨土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「如前二義」：就好像前邊呢，所說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「或俱，華藏內娑婆故」：或者說是染淨啊，俱有的，也染、也淨，染不礙淨，淨不礙染，即娑婆而華藏，即華藏而娑婆；說這個因為「華藏內娑婆故」：這個內字啊，讀成ㄋㄧˋ。納，就是把它納到這個，把所娑婆世界納道這個華藏世界裏邊了，納。啊，謂華藏內娑婆的緣故。

「或泯」：泯呢，就是都沒有了。也沒有染，也沒有淨；啊，染的相也盡了，淨的相也盡了。為什麼呢，沒有染淨呢？「同一法界故」：都在這一真法界裏邊；所以也沒有染，也沒有淨了，啊，他與這個法界合而為一了，所以這是前邊這四句。

那麼現在在這聽經的，有的人呢，聽的明白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就覺得，啊，是妙不可言；他明白一點點，還沒有完全明白，愈想愈覺得妙，愈想愈覺得不可思議。有的人在這聽經啊，聽的很乾燥無味的，這是講什麼呢？啊，我聽得一點也不懂，沒什麼意思，啊，什麼叫染呢？什麼叫淨啊？啊，什麼叫不染不淨啊？什麼叫染淨無礙啊？啊，完全不瞭解，愈聽愈覺得煩，愈聽愈覺得這個無明就生出來了。

啊，你說，就生出粗惑、細惑、無明惑都生出來了。一樣聽經，有的聽的就覺得非常好，有的愈聽愈覺得有煩惱。啊，沒聽經的時候沒有煩惱，一聽經這個煩惱無明啊，都生出來了；啊，在這坐著也坐不住了，啊，拜佛啊，也覺得很不自然的，坐那地方好像坐到針的那個鋒上一樣，哦，就是要，啊，快講完了，快講完，啊，這個還不講完，講完我好休息休息了！他認為在這聽經啊，比做什麼工作都辛苦！

啊，有的歡喜在這聽經，一聽經啊，就好像入定了似的，啊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只知道聽經。你看，就這個聽經就有染的境界，有淨的境界，啊，有染淨無礙的境界；啊，有染淨啊，沒有的境界。什麼染淨沒有的境界呢？啊，他聽經就睡著了，也不知道講的什麼？這是染淨沒有了，染淨相盡了。

啊，有的他聽的，哦，染和淨也差不多，淨和染也沒有什麼分別，這是染淨無礙了！為什麼呢？他正在那個地方打妄想呢！打的妄想，想的所以也雖然聽到染呢，淨啊、淨呀，染呢，他也沒有分別心了，所以呀，就變成染淨無礙了；大家想一想，在這一樣聽經，就有這四種的，也是有四句了。

Door1-050-037 relecture 此段文是弟子講

又或唯染，摩竭等覆淨相故；或唯淨，其地金剛，染相盡故；或俱，隱顯無礙故；或俱非，各相形奪，二相盡故。

前邊說淨穢無礙，通局交徹，都有兩個四句。我們現在所講的是，染淨的第二個四句。

「又或唯染」：有的人說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只在娑婆世界這個染土說的。為什麼？「摩竭等覆淨相故」：因為摩竭提國又覆淨相的緣故，

清淨相時常被覆蓋著，所以呀，只有染相。「或唯淨」：或者有人就說了，只在淨土，在這個華藏世界說的。為什麼？「其地金剛，染相盡故」：染相，就是穢土；染相淨了；因為啊，被金剛覆蓋了，所以沒有染相。

「或俱，隱顯無礙故」：或者有時啊，娑婆世界隱沒了，華藏世界現出來；有的時候娑婆世界現出來了，華藏世界是隱沒的；所以它們是互相無礙的；或者娑婆世界和華藏世界同時現出來，或同時隱沒了。因為這種緣故，所以說隱顯無礙。

「或俱非」：或者娑婆世界，和華藏世界，都不能現出來，因為「各相形奪」：這兩個的形相啊，就互相覆蓋著，「二相盡故」：所以兩個都不能現出來。

次明，通局交徹，二四句者，謂：或局，此一界故；或通，該十方故；或俱，即此即徧故；或泯，二相盡故。

「次明，通局交徹，二四句者」：接下來分析這兩個四句，看是通於十方啊，還是局於一方、一處；「謂或局，此一界故」：或者從相上來說，在娑婆世界七處說《華嚴經》，所以是局。「或通，該十方故」：或者通達

十方，在華藏世界諸佛國土同時說《華嚴經》。

「或俱，即此即徧故」：或者單單在娑婆世界說《華嚴經》，同時就能徧滿十方諸佛世界；好像在娑婆世界，見到佛坐在蓮華師子座上講經說法；在十方諸佛世界裏，也見到佛正坐在蓮華師子座上講經說法。「或泯，二相盡故」：或者沒有局，也沒有通。

又或局，此界攝一切故；或通，此入一切故；或俱，即攝即入故；或泯，形奪相盡故。

「又或局，此界攝一切故」：再說說第二個四句的道理。局，是侷限。或者啊，就相上講是侷限在娑婆世界，但是這個娑婆世界又收攝了一切的世界。「或通，此入一切故」：或者在這個世界，通達到華藏世界中所有的世界。「或俱，即攝即入故」：或者在這個世界，又把一切的世界收攝到這一個世界裏邊來了，這一個世界又入到無量的世界裏邊去。

「或泯，形奪相盡故」：這一個世界被其它的世界覆蓋了；其它的世界又被這個世界覆蓋了，所以也沒有通，也沒有局；這樣子通局交徹，通和局的相就都盡了，都沒有了。

又以一塵例刹，亦有四句，可知。若從狹至寬，略顯十處。

「又以一塵例刹」：講這個用一粒微塵來代表一切佛刹，「亦有四句」：也有四句。這四句的道理，和前邊所講的四句是一樣的，「可知」：應該可以知道，所以不用多講了。「若從狹至寬」：這個狹，就是很小的；寬呢，就是很大的。一個世界是狹，十方世界就是寬；一粒微塵是小，十方刹土就是大；一個人是狹，無量數那麼多的人就是寬。寬就是很多，狹就只是一點點。如果你從少到多，從小到大，這樣來講這個道理，「略顯十處」：略略的顯出十處來。如果往詳細講，那沒法子說的，那沒有多，沒有少。

昨天我們慶祝護法韋馱菩薩的生日，有很多護法都來參加。

至此。

Door1-051-038

那麼都很合作的，這護法，和護法，沒有啊，鬥爭；沒有你拿你的寶杵打我一下，我拿我的寶杵打你一下，那麼都啊，擁護道場，這是啊，很難得

的一個法會。在這個明年的護法呀，比今年的更多了；或者這個地方啊，就不夠用。所以在明年的時候啊，昨天呢，我相信會最低限度都有一百個護法看著。那麼昨天呢，有幾十個；幾十個就會變幾百個，幾百個就會變幾千個，幾千個會變成幾萬個，這護法菩薩，啊，是變化無窮的！這也是啊，從狹至寬，啊，略顯十個護法。昨天呢，這十個護法，也都很高很大的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！

初此閻浮，七處九會而周法界，如升須彌品。二、周百億同類一界，亦徧法界，如光明覺品。三、徧異類，樹形等刹。四、徧刹種。五、徧華藏。六、徧餘刹海，若種若刹。七、徧前六類刹塵，皆有同異類刹。八、盡虛空界容一一毛端之處，各有無邊刹海。九、猶帝網。十、餘佛同。

「初此閻浮，七處九會而周法界，如升須彌品」：這第一呀，這是說的這個閻浮世界，就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。這個娑婆世界，七處九會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七處和九會，而周法界；這七處九會呀，周徧法界。如升須彌品，好像啊，升須彌山那一品所說的。

升須彌山品說的，說是啊，「世尊成佛，不離菩提樹下，而升到須彌山頂來呀，說這《華嚴經》。這《華嚴經》呢，是徧一切處說的，總起來說有

七處九會，那麼實際呀，是周徧法界，所以這個第一呀，是周徧法界。

第二、「周百億同類一界，亦徧法界」：第二呢，周徧百億那麼多的同類，就是啊同有須彌山，同有香水海，同有鐵圍山，啊，同有四大部洲；多少呢？百億那麼多，周徧百億那麼多；每一界啊，也周徧法界。「如光明覺品說」：好像啊，光明覺那一品裏邊呢，會詳細說這個道理。

三、「徧異類，樹形等剎」：第三呢，不單這個法界，而徧異類。異類呀，徧一切的河呀，江啊，這個有水所流的地方，有樹木啊，的地方，都是啊，周徧。

四、「徧剎種」：這個剎種，們這個蓮華幢世界，有二十重，這二十重啊，每一重有個剎種。我們現在所住的這是第十三重，蓮華幢世界；那麼四徧剎種。

五、「徧華藏」：第五啊，徧華藏世界。

六、「徧餘剎海，若種若剎」：六啊，又徧前邊所說的那個麼剎呀，海呀，世界啊，啊，那麼多；若種若剎它都周徧。

七、徧前六，這個六徧刹海，若種若刹，七、徧前六，第七呀，又周徧呢，前那個六種周徧，前六類刹塵，皆有同異類刹：或者相同的，或者不同的，和前邊呢，那所說的六種啊，它又周徧前邊那個六種。

八、「盡虛空界」：八啊，啊，盡虛空界，所有的這有虛空的地方，「容一一毛端之處」：每一個毛端呢，都可以容塵；這就是啊，所說凡是有可容塵之處，「各有無邊刹海」：那麼每一個塵裏邊，又現出無邊的刹海那麼多的法界。

九、「猶帝網」：這個第九啊，所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個處啊，是重重重重無盡無盡。就好像那個帝釋天那個殿前那個網羅幢一樣，啊，光光相照，孔孔互通，啊，彼此是光明徧照啊，重重無盡的那個樣子，一個帝網，好像那個帝網似的。

十、「餘佛同」：十啊，不單釋迦牟尼佛說這個《華嚴經》是這樣子，就是每一位佛成佛了說《華嚴經》啊，都是這樣子，也都是相同的和這個。

然上十類，一一各徧法界；而前九，正是遮那說法之處。然說十住等處，雖復各徧法界，乃至塵毛；為門不同，亦無雜亂。

然在上邊的雖然有這個十種的處類，「一一各徧法界」：每一處啊，都是周徧法界的。「而前九」：在前邊那個九啊，「正是遮那說法之處」：這個前邊那個九個處所呀，都是這個毗盧遮那佛啊，他說法的地方，說這個華嚴經的地方。

「然說十住等處」：可是啊，在說這個《華嚴經》說十住等處啊，那個時候，「雖復各徧法界」：這個說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那個時候；雖復各徧法界，那麼十住也徧法界，十行也徧法界，十迴向、十地各都周徧法界的。啊，「乃至塵毛，為門不同」：乃至啊，周徧這個塵毛，微塵和毛端；為門不同，它這個十住的門，就不是十行的門；十行的門，就不是十住的門。可是啊，為門不同。

「亦無雜亂」：雖然說周徧法界，但是還井井有條，啊，各不雜亂，互相啊，不會亂的。十住還是十住，十行還是十行，十迴向還是十迴向，十地還是十地；不會說弄亂了就分不清了，不會的，還是啊，所以亦無雜亂，不會雜亂。

若約十住與十行等，全位相攝，則彼此互無，各徧法界。若約諸位相資，則彼此互有，同徧法界。

在前邊說啊，各自為門，還啊，不相雜亂。所以現在說啊，「若約」：假設呀，若是略略的說，就說一個大概的意思；這個說這個「十住與十行等」：十住這個位，和這十行這個位置，或者十迴向，或者十地等等這個位置，這個本位。「全位相攝」：這個十行位，攝十住的時候，就是只有十住；十住的位，若攝十行的時候，就只有十住，所以這叫全位相攝，也就是相繼。這個講十行的時候，這個十住，也變成是攝入這個十行。

所以呀，「則彼此互無」：彼此互無啊，就是講十住的時候，單單有十住，把那個十行、十地、十迴向啊，就都攝入這個十住的果位裏邊來了；所以呀，「各徧法界」：每一個講每一個位置的時候，它這個自己這個位呀，周徧法界。「若約諸位相資」：這個諸位相資啊，就是十行、十住、十迴向、十地啊，這個諸位；相資，資助；就是啊，互相幫助。

「則彼此互有」：互相幫助呢，彼此就都有；若沒有，怎麼能會呢，幫助呢？所以呀，就各位互相幫助，啊，互有；「同徧法界」：就同時啊，都

可以周徧法界；雖然同時周徧法界，可是也不雜亂的，也不會呀，亂的。

一一會品，準此知之。十，餘佛同者，此佛既爾，餘佛亦然。故諸會結通，皆云：我等諸佛亦如是說。

「一一會品，準此知之」：在這個每一個會，七處九會這每一個會，這個有三十九品的每一品；啊，準此知之，都和這個是一樣的，準此啊，就是都是這種道理。「十，餘佛同者」：第十啊，講是餘佛同，其餘的諸佛啊，相同的。「此佛既爾」：這一位毗盧遮那佛，既然是這樣子，「餘佛亦然」：這個其餘的諸佛呀，也都和這個毗盧遮那佛是一樣的，那麼說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也是徧一切處的。

所以「故諸會結通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每一個會，最後啊，那個結通的時侯；結通啊，就是通於諸佛。「皆云」：他都說，啊，「我等諸佛」：我等啊，一切諸佛，「亦如是說」：也都啊，像這樣的講的。

然主主不相見，伴伴不相見；主伴伴主，則互相見。若互不相見，即各徧法界；互相見故，同徧法界。亦無雜亂，亦無障礙。

「然」：是啊，前邊說那麼多道理，可是啊，現在再說一個道理。「主主不相見」：什麼叫主主不相見呢？這個說《華嚴經》，只有一個說法主，譬如毗盧遮那佛，是個說法主。十方諸佛呢，就是，不是主了，他都要來聽法了，這叫主主不相見。本來呀，十方諸佛也都說《華嚴經》，那麼他們都應該是主？不是的。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哪一位佛說《華嚴經》，其他的十方佛呀，都來聽《華嚴經》，不能做得主了。那麼十方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毗盧遮那佛，也啊，不是主了，所以這叫主主不相見，不能有兩個主啊，在一起來相見的，這叫主主不相見。

那麼「伴伴不相見」：怎麼叫伴伴不相見呢？這個伴，就是啊，來陪伴的；陪伴呢，不是說這個陪伴的就是來聽法的這些，他們互不相見，不是的。這個就是啊，譬如毗盧遮那佛說這個經，他就是個主，不是個伴；那麼十方佛若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他們也是主不是伴；所以呀，這叫啊，伴伴不相見，只有一個伴，沒有兩個伴，這叫伴伴不相見。

「主伴伴主」：若是做主的呢，就不能做伴；做伴的呢，就不能做主；這是主伴伴主；啊，「則互相見」：主和伴呢，伴和主，這互相啊，能相見的。「若互不相見，即各徧法界」：這個互不相見的，這就是啊，每一個自己他周徧法界了。互相見故，：若是互相見了，彼此互相見的故，所以

「同徧法界」：這叫同徧法界。

「亦無雜亂」：也沒有什麼雜亂，也沒有障礙；這個都是多不礙一，一不礙多，這個一多無礙。那麼十方諸佛，和毗盧遮那佛也是這樣子。這個法就是這樣子，沒有定法。你們各位呀，學佛法的人呢，總而言之要長，不是要短，要長遠心。發的心呢，是無盡無盡，重重重重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一天比一天發多一點心；不是啊，五分鐘的熱度，就向後轉。你們要啊，自己打起精神來，往前去學佛法。

Door1-053-040

又上十處，共為緣起，舉一全收。以一一處，稱法性故。而隨前一一時皆徧此諸處，又隨一一處皆具前時，頓說此經。此猶約器世間說，若約智正覺，及眾生世間；即一一佛身肢節毛孔，皆攝無盡重重之剎。普賢眾生一一皆爾，並是遮那說經之處。

「又上十處」：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十處，「共為緣起」：這都是啊，說的這個緣起，十處啊，都是屬於緣起。「舉一全收」：舉出一處啊，即包括其餘的九處，啊，所以呀，叫舉一全收。「以一一處」：因為啊，他每一

個處，都是「稱法性故」：都識啊，恰恰的與這個法性相稱，就是一樣，和法性啊，是一樣的。

「而隨前一一時皆徧此諸處」：在前邊所講這個十個時候，也徧於啊，這個十個處；每一時也徧十時，每一處又徧十處，那一個前邊所說那個時候，徧此十處。「又隨一一處」：每一個處啊，也「皆具前時」：也具足有前邊所說那個時後，這種的道理，「頓說此經」：那麼在每一個時候，都啊，頓然呢，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「此猶約器世間說」：這個是啊，約著這個器世間；什麼叫器世間呢？器世間，就是所有的這個山河啊、大地呀、房廊、屋舍啊，這都叫器世間。

「有智正覺世間」：智正覺世間就是佛。「有眾生世間」：世間呢，有三種的世間。那麼現在所說這個時，這個處，這是啊，根據這個器世間來說的。

假設若根據這個智正覺世間，和這個眾生世間來說啊，這就「一一佛身」：每一位佛的身體，「肢節毛孔」：他的四肢，節毛孔，他每一個骨節的毛孔，「皆攝無盡重重之剎」：每一毛孔，也都包括呀，無盡無盡那麼多的重重之剎；就是啊，數不過來那麼多，啊，每一個剎又啊，有無盡無盡那

麼多的剎。

「普賢眾生一一皆爾」：這個不單呢，佛是這樣子，就是普賢菩薩也是這樣子，一切眾生也都這樣子；皆爾，都是這樣子。若對著佛來講，普賢菩薩就是眾生；若是對著眾生來講，他就可以說是啊，智正覺世間，他啊，這個和佛啊，也是屬於正覺世間。「並是遮那說經之處」：通通啊，都是毗盧遮那佛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一個處所。